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張德燾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六

藝文　記五

宋

安仁縣學田記　　劉强學

慶歷四年始詔天下立學其後頒行三舍法縣之俊秀始盡萃於學由是升於郡貢於辟雍以達於天子之廷故職事之員廪給之數井井俱有著令是雖荒陬遠郡

褊陋之邑率皆有學以養士有田以贍學其來遠矣番陽當呉楚之交最號多士安仁雖小每科預薦者視諸邑為優强學以開禧元年冬來莅兹邑訪諸學則士不得養而歸其廪於郡曩自舍法既寝凡邑之士未有補入上庠者大懼設學教民之意浸弛於是請於漕臺向之學田還畀於縣始復養士法明義禮之訓嚴課試之程使知學問之㫖不徒為文具而已間則會其出納裁其冗濫比二年用餘所積厥數已豐不敢靡於他用而

遂思為一邑士子久遠之圖乃置貢士土田五千三百餘把為錢一百六十四萬有奇歲收約官斛四百石於民無斂於官無費從容優裕其事以集用不妄而豫備故也歲以田所出計緡之入籍而藏之遇大比士赴禮部補國學者捐為續食費安仁至京都千里自是赴功名之會者俱無裹糧之憂事例項領併載於石俾來者有考焉貢士田方就而强學偶當代去經紀方略麤具未及施行後之與我同志者必嗣此以終惠之盖邑人

之望也姑記其本末云

龍山書院記

眞德秀

龍山書院者永豐黄君之所作也君自少以傳習修潔爲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連蹇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存薄田疇孰若舉爲義塾聚英材而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諏地於圜源獲吉壤焉五山輻輳蜿蜒如龍溪横其前清澈可鑑前望靈峰懷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爲學者藏修之地矣乃悉其力

載營中為堂一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粤十月告成君捐産之半以奉之廩給課試悉倣州縣學法春秋校藝以禮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之青衿來遊莫不競勸君思久其事也命族子從龍謁余記余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豪者賫來屢請而不厭乎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六德賔居其首故為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且傳以進修之義焉古昔聖人以君師為已任故

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克先之以智者教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智及仁守為先與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略豈無意耶蓋多為之目使之各因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以該衆善也其義則一而已於後顔曾思孟更相授受其語成

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意也
蓋致知以為智力行以為仁千載一源有志於學者其
可不以聖賢為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其役未幾遂
擢上第自後舉於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
艾非惟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與雖然君
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
途士之修身果為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身有虧
是曠天職古之君子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若以是焉爾

世遠教失士知榮身不知修身知求利不知求道良心蠹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將以人材世道為意乎要必有講乎此如曰辭藝而已爾郡縣有學也弗翅足其尚以賛為哉吾知君之志故為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而筆之曰中和蓋與禮樂防民之具其指胥協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即盡己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從可識矣然而子程子之意亦在所當知也

故併志於末云

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為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有五常人道有五品此即所謂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為安者也一柱傾則墊

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馬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没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揚雄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絶則亦不可謂非

其力也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勲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粃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

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發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身是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

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
皆有功於百世者紹興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
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
濾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即學宫講堂之東為堂
三楹繪其像以祠書來曰願有識其惟韓子之於是邦
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盖已甚遠若周子
則暫莅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
果何為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

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罔利焉是二君子之罪人矣

樂安縣治記

樂安之為縣八十有四年於今斯民蒙累聖涵濡之澤休養生息日庶以蕃為令若得與田里相安於無事紹定三年不幸盜發鄰壤蹂寧都燬宜黄乘間擣虚出吾不意於是信安張侯渭叟之為宰未閱月也報始聞侯命勵射士糾民伍僅集而寇大至吏與民四出以避其鋒冦退侯自悼至官晚不得豫飭守備以全吾民則請於州丐罷其邑人之聞者曰賢令也其可舍諸則相與

白州求侯還故官侯曰民不舍吾吾亦不忍忘吾民也顧無屋以居柰何邑之士陳氏曰吾令賢者也今而返吾請任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柰何曾氏曰吾令賢者也今而返吾請致餼粟之助郡太守黄公炳歎曰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以衛吾民人遺民之脫於鋒鏑者亦扶老攜幼以歸侯究心撫摩若已恫瘝凡六閲月里廬之殘燬者寖復呻吟者寖息而縣廳治事之堂燕私之室亦相踵以成盖糜錢緡五千其凡出

於陳氏而衆又協助焉方侯之遇盜也縣民有繫於獄者盜問之民紿曰非令也侯遂免昔高柴嘗刖人既而以難出奔其免已者乃前之所刖也蓋因罪用刑吾無心焉此高柴之所以免而孔子之所以歎也張侯之釋於難其亦若是乎至官府之營建又一惟民是賴焉觀乎此則知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今未嘗有異乎古也而我公田遂及我私古未嘗不可復於今也然則謂禮樂教化不足善其民者固繆而以珥筆之名醜江西之俗

者又益繆也縣治故有堂名不欺侯復其舊扁曰處於中思所以答民之望而書來請志本末予謂侯之至官屬爾民何以知其賢而免之又何以知其賢而經營其居若不及記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侯天資悃實踐履素篤故未施信而民信之今將有以答乎民亦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言無妄者誠不欺其次也侯其勉乎哉不欺於已斯不欺於民民亦不忍欺上矣此予之所望也若曰發擿以為明鷙擊以為威而欲民

之不我欺侯固弗肯為而繼侯者亦當知所擇也

六一祠記　　郭孝友

初國朝文人承李唐之餘風氣格骫骳曠歲歷年而學士大夫無能有所作興粤自歐陽文忠公首以古文變天下而一新其耳目譬如春雷出蟄萬彙畢從由是反刓刻偽盡革五季浮艷卑弱之氣而歸復於六經渾厚深淳之道逮熙豐間臨川王文公又以經術自任大訓厥辭而尤詳於道德性命之說士亦翕然宗之於是文

雅跨漢轢唐炳然與三代同風言文章則歐陽為之伯語經術則臨川為之冠然臨川之學黜傳註而繼以已意其說有合有不合故學者所見時有異論至於文忠公則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蓋其言洪深灝噩莫窺涯涘而與六經相表裏故世未有能非之者然異時臨川配享孔子廟庭議者不以為宜得退祀於七十子之後文忠公首倡古文力排異端而歸之正道其功不在孟子下乃不得與漢唐諸儒比而廟食於殿廡何耶古之

有道有德者不得祀於國必得祀於鄉公廬陵人也甞為郡之學記盛推郡侯李寛之為人而紀其績於石以侯學之成且曰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又曰他日榮歸故鄉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道德明秀而皆可以為公卿此公之所以自期者也然公不特以此自期而亦以此期於吉之士則公之處心積慮為如何而其所以期吉之士亦豈淺哉公之在滁也滁人祠之在揚也揚人祠之及其老而家於潁水之上雖不

克歸榮於故里而故鄉之人蔭其餘暉霑其賸馥述道德則以公為稱首序鄉里則以公為盛事自公之薨垂六十年而後進之士操勵名節表表自見於世雖未必人人可以為公卿然而類能以材猷奮要之無負於公所期而後已故大江以西州郡十數而廬陵士視他郡為多蓋公有以發之也然則公之所以畀於邦人者厚矣邦人所以報公者豈可後滁揚之人耶今刺史福唐方公時可之來也政成訟簡吏畏民愛既慕公之盛德

為百世師又思公之前言以無慢天子之詔且推原邦人之心而成其所以報公之意於是作新學宮恢飭廟貌自先聖而下以至於從祀之列弁冕峩峩劍佩肅肅薦獻有所矣而又即殿閣之後建堂以為公之祠歲時率生徒祭享之此古之所謂有道有德者不得祀於國必得祀於鄉者也孝友恨生之晚不出乎其時不及登公之門而聞其謦欬徒幸生公之州里竊誦公之遺文而想其風流慕義於無窮故因堂之成也有以見公之

道益尊廬陵之人慕公也益至而方侯之政知所先後其歌詠於人也愈久而愈光鄉校之士歲時謁先聖於其前退而相與拜公於其後以得所矜式又退而相與歌詠方侯之績使無忘於此邦之人不亦有榮耀乎堂成方侯不鄙孝友書來求文以記輒不自揆忘其人之微眇辭之淺陋而樂為邦人道之於是乎書若夫公之勲烈在朝廷德望在天下進退之節世系之詳則國有信史此不復著云

重修撫州儒學記　　　蔣用之

慶歷有詔州郡皆建學時撫守主客郎中馬公尋即城東夫子廟經始費序而度支郎中王公周踵成之事出創造功緒孔勤而規模或未廓也治平丙午司農少卿錢公䁑增舊補闕其體斯具崇寧大觀三舍士衆所斥彌廣已而建炎盜起郡宿兵於城營壘於學舍盜平而學廢矣紹興丁巳直閣劉公子翼約建今學則治平舊觀也更五十年殿閣堂廡如頽石崩岸過其下者慄焉

會錢公五世孫朝請郎象祖以淳熙丙午來涖兹郡乃十一月癸丑命羣工興衆役甫三月而泮宫表裏輪奐炳如於是役之垂就也適用之滿秩問塗之時諸生柅行轅而請曰郡守下車而修庠序者衆矣獨此鄉校辱錢氏兩世裨葺之似非偶然者願以一語相加遺用之喜而與之言曰予浙産也錢氏有大德於浙而作宋匹休用克世生顯人以文學自振今至於子使君節用愛人而獨於庠序不吝亦足以占其家法矣雖然天子三

歲一第士偕拜勑者必數百人世豈乏射策決科之士

哉國家教養人材與郡守崇修學校之意固期於講學

致用不但欲其羣習課試之文也諸生所以為學者果

如何耶天下之事實則無敝而講學不實非徒無益抑

有害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百仞之臺培址

不厚把剥隨之適千里者不跬步以進而坐談千里之

外所得幾何有志於學者要必從事於曲禮少儀內則

鄉黨之文而矯輕警惰省察於起居語默之際至理之

味雋永自知劚是以進則髙明廣大之域固不可掩而彌綸經濟之用亦非由外鑠也謂此不信且將自黜於孔氏之門大之如壆仁楊義最下殆有直證羊而廉哇䳘者其禍可勝痛哉用之雖未知學而竊聞師教惟其質鈍不進無以感發乎人心也𡀔負深愧而不敢復言抑詩有之我躬不閲遑恤我後其言若相忘而言表之意亦感切矣輒附詩人之義中繾綣之情以為臨别之贈諸生庶幾勉之

韓文公新廟記　　黄榦

自堯舜至於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章章較著者前後相望也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顔曾子思則不待言而源流可考也自孟子蓋千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之傳為已任以古準今何盛衰顯晦之殊耶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而見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各以其所見為守而道始晦故古之為道

也易後之為道也難若韓公者尋墜緒於支離蹐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於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世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迓公者皆甲人為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之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

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謂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身以導民之謂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充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說詖論無所容乎其間矣其詞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及哉體於身驗於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與荀揚氏去孟子未遠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子醇而斥荀揚之疵則公

之見蓋有得於孟子而又以自况也公之書一則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况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跡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為袁守袁故有公廟後遷焉尋復其舊歲久頽圮太守著作郎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强恕續成之而屬幹記其事世之稱公者既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為文人而又以文為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

旁捜逺紹辛苦而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没無以白於後非先儒發其藴公之志何自而伸耶廟之役始於嘉定戊寅之十月其成以已卯之三月董其役者司戸高炎後三月望日記

寳唐隄記　　何異

寳唐崇仁水源之所自出也載於樂侍郎史寰宇記近世洪内翰邁賦短歌亦曰他年從子兮一葦航乎寳唐舊隷崇仁今為樂安永豐分界余嘗委所親窮其源而

問之一山高入雲際廻環崤崪其中良田廣袤浮圖氏擇占勝處亦有居民數十畊鑿生聚自成一川導餘水以出山則層崖峭峡奔湍而下半峡有巨石横卧激浪如山迅霆飛雪俱駭視聽是名礅石灘怒濤勢不可遏瀉入碧潭是名石庫旁又一石相合至寶唐凹而聚焉溪始濬發彌望過寶唐源而溪始安流自是迤邐而東凡一百二十餘里合支流遠近者五曰西寧曰芙蓉曰巴源曰杯山曰羅山凡一山之水支派再三見者不數

焉相與舒徐入境洄旋於崇山之邑治而溪始平且濶如倦如歇如喜如舞如愛戀其所西不見其來東不見其去際天一碧澄湛千古陰陽家謂其洋洋悠悠行欲留而我顧信而有證下流至於巖陀同流會巴水一百二十餘里則又灘裯竹節與上流合然則邑治實實唐氣脉之中脊也先是邑治相直駕舟為梁隨水高下適岸之南由月湖以至水尾橫堤數百丈人家棊布兩岸相映如畫適際慶元庚申水與詹齊稍東一帶前既瀕

溪後又縈帶池沼他水㨗出腹背受敵尺𡻕寸椽茂有存者隄岸大半摧毀地盤浸亦沮洳稍闇即疑有魑魅夜莫敢行邑政度非所甚急也率曰柰何縣大夫會稽潘君方到官一見喟然曰此如美丈夫眉目秀整而滿面瘡痏甚可惜也布政少定計費於蠹耗之餘取材於他山之近銖積寸累念念不休將半年而工役興又一年而形模具時久不雨水落岈出窮其底而築焉基既堅而一石四尺橫縱層砌於其上今其高已五七尺矣

民始驚嘆亦多輦石負土陰出力以為之助岸分高下則舊路也有翟氏者昔建橋今甃路高則民居舊從官賃今悉取以還官闢為通衢車可以方軌馬可以並馳櫸柳莧以成行余適歸自都城見閧生喜隨所留街路出力鋪砌橋牙中出登岸少南又以周馬帥虎所作三字橫榜於亭楣之上其後為小驛舍南牕照水鉤簾晚香來者得以休馬亦景物之一助也夫意出於人所不及而識者可以占為政之不苟張乖崖守金陵問過客

好官員而得張晞顏萍鄉之政無他事也徒以入境則橋岸葺理田桒墾闢野無惰農市無喧爭靜夜則更鼓分明以此驗其大者必可覼焉即與論薦於朝晞顏後亦通顯令潘君政術近民家至問疾留意學校士知歸嚮躬督陂堰歲獲有秋至於庭無滯訟獄無濫囚皆顯顯在人耳目茲役特其形見於喟然之末者叢譚晝拖有公論在焉會有乖崖公訪於過客者矣是隄也凡桀縣宇襟帶學宫清淑鬱積宜士宜民君每謂其大者當

有魁奇之彦師友聖賢立德立功揩世康莊爲國柱石
應黄州之讖其次則以文章瑞世光焰傳遠若衮衮俱
不盡者又其次則秋賦春選每科加多堰合之符有待
焉其下則家給人足貧富相資禮遜興行訟獄銷弭余
謂四者固所願矣然君之所謂下則俗之所謂上品也
夫使閭里寧一歲事嘗登則可以省鞭扑可以廣惠愛
可以安教養君亦簡畫無事而高卧於琴堂之上矣敬
酹溪神請以是爲築隄之報

建昌縣學記　王　容

凡天子之命吏其近民者莫如令令所統百里明教與刑而後謂之政國家以文治詔縣皆立學宮春秋以禮釋奠擇其秀民而養之以公田又拔其尤者為職事以率之所以教民之具著於令甚明如此然今之縣令往往困於財用之不足而撓於獄訟之多變上則制於州府之督責而下則沮於姦民之動搖故一切以刑從事苟以免目前之急至於養士之宮所以習禮樂而勵風

化者非窘於錢穀之闕而不敢為則病於簿書之劇而不暇為故雖萬戸之邑多士之鄉而聽其廢壞而不葺因其簡陋而不改大抵然也夫令雖卑而有社與民顧於教忽焉豈為民父母之道哉廬山之下有邑曰建昌其初建學於隆道觀之側而厄於紹興之兵火或者取晉方士所置七井之一以為其地上直北斗之第四星宜科舉之士而徙於縣治之旁其規模既陋歳月既久遂至傾攲朽敗非惟縣人病之而令亦病之久矣鄱陽

許君之為令也既視事奠於先聖先師喟然歎曰學校教化之宫也而惑於黄老之荒唐雜於市井之喧闐敝於瓦木之腐缺殆非所以為多士藏修游息之所且考於耆舊之所傳而二李三洪之人物見於蘇黄之稱詠蓋皆此縣之秀也豈以為今難其人而遂廢其所以興起之術哉乃度地於縣治之西而得廢倉之故址芟夷視之而見後山之延袤左右望之而覩重岡之蜿蜒而水脉之其狀如帶西山雲居環之其勢若翼謀之父老

質之龜筮咸以為宜士聞其議願獻其謀農聞其議願效其力工聞其議願竭其技商聞其議願輸其用於是計諸公家之費而撙節之裒之邑里之士而增益之凡為錢三百萬其半縣出之米五百斛縣盡出之材木則伐之兆山𤲅甓則買之他縣夫役則僦之閒民工匠則募其願至者出納之籍則皆掌之士大成殿則從其舊而葺之講堂與門則買民之廢屋而作之凡為屋踰三百楹而肄業之齋燕息之堂左右之廡庖湢之屬莫不

咸備自孔子以至於從祀諸儒莫不有像書自六經以至於百氏之雜說莫不咸集其傍有路則環以為垣其前有田則浚以為池設梁築亭以象橋門積土為阜以壯前岡高明之觀不移几席而備田之租歲為斛百五十今增闢之歲益三分之二屋之租月為錢六百今增創之日計一倍之贏教養之費不出帑藏而足經始於慶元二年之秋而落成於三年夏六月斧斤版築之役不淹歲時而辦許君於是知先務矣吾見其令不煩而

治刑不施而服其民習乎詩書而不嚚於訟其士行藝足以重一鄉材可以為卿相治天下皆建學之效也令名錫字晉之職事之有勞者孔彰熊望之黄景文張嗣古董元傑鄭鐫劉俞皆不可以不記

程剛愍公祠記　李伯玉

聖上端平初元彰善癉惡發微闡幽以剛愍程公死節靖康忠義彪炳特官其曾孫東明年郡守林君果伻郡博士徐君堯章設公祠學宫而以其四世孫及典奉烝

嘗蓋十有五年矣東謂伯玉盍為之記伯玉聞之死生之變亦大矣志士仁人寧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所欲有甚於生所愛有大於身也靖康之難天地磔裂日月晦蝕忠臣義士捐軀效死者前後相望故种師中楊可勝王彦劉軀李涓蔣興祖髙師旦死於戰張確趙伯臻張彦遹韓總單孝忠賈亶霍安國林淵張彭年趙士諤張湛于潛沈敦張行中郝仲連父子死於守王稟李邈張克戩郭滸朱克恭死於義姚友仲何慶彦劉延慶光

國陳福死於兵張忠文叔夜以不食其粟死劉忠顯韐以不仕北庭死李熙靖孫逢以不從敵命死蔣宣李福以謀脫君父死以至黃經一内臣徐揆一太學生竇鑑一從事使臣或以望闕不去死或以上書責敵死或以不忍交兵鏃於敵營死而尤大著明則忠愍李節使王履宣贊吳革與梅程安陳四公之事也龍溪汪公誌程公墓謂與梅公謀結兵擣金營迎還二聖范瓊洩其謀於金金托金帛不如數詰官之在長安者公冒死直前

遂及禍焉自當時言之公等身膏斧鑕而時雍秉哲儔及之輩躐美官一死一生而榮悴判生者信得計矣曾幾何時而善惡昭白誅賞大明彼偷生浮榮何啻朝菌暮蕣而遺臭史傳與羿浞等若公之精忠大節昭揭宇宙雖世之相後百有餘歲天子哀其忠邦人慕其義尸而祝之社而祀之過其下者屏營太息凜乎如生存也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善惡惡藏於神明之舍如明鑑不可亂妍醜權衡不可欺輕重彼亂臣賊子豈獨無

是心哉愛惡相攻情偽相惑前有勢利之誘後有患難之驅遂乃陷溺而喪其本心焉逮夫歲月逾邁情偽寂寥其炤炤靈靈者殆不可泯於以見秉彝好德之真不由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也且二氣五行之運何有終極人以藐焉之身自託於天地之間百年露電生死醉夢如盆盎蚊蚋與仆何限貪夫殉利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品庶憑生宜何擇哉屈子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後之謁公祠者將惕然於衷而不

能自已東請以是識牲石而告來者

贛縣丞廳記

曾丰

贛為縣古矣本朝太平久自紹興訖今五十年間兵一再變百廨俱燼縣治且復故丞氷廳也最後葺贛之陽其山秀絶為崆峒縣治丞簿廨嚮焉丞居其正凡廨得山為對難矣况正又秀麗此好事者所羨也故葺後輒為臺府二幕屬迭假更據丞力不能相挽抗姑僦市廬以居其廳葺否未嘗問何暇推鼎閱幾丞來與去閱幾

歲月哉胡君鎬以下連三丞改秩去好傳致者或謂崆峒宜丞也丞委之似不知德崆峒者孫君逄辰於是出力焉淳熙丁酉廨始成又連兩丞改秩去好傳致者舉謂崆峒宜丞矣夫丞漢秩四百石爾不足取重於人故好名士類不屑為或為之上官睨其銜往往易其人故少有獲進者偶有焉又轉而德崆峒山嗚呼士為世出顧所立如何所立是進不進非所計者丞寧有重不重山寧有宜不宜哉庚子臘余來貳丞事按令首問常平

錢穀曰隷於州丞不與也次問陂池曰贑泉田也無以陂池爲䤊茗事大抵於郡丞理之稅青苗併一歸簿至獄訟令又自任丞袖手可也每坐曺呼吏索常行署罷踞繩牀對崆峒哦五七言詩以消燕閒佳客至即留與商畧饑共飡不擇粿渴共歠不擇湑主人倦輒卧不知客在客喜輒讙譁不知主人在癸卯臘吏以終更告余不覺其久也太息之次吏又追記鄉之爲丞猶及識者以告曰今閱五十二年凡閱十七丞矣倘自紹興沂贑

之始為縣又不知閱幾丞寂無聞余重太息來為丞者衮衮十百千年後沂至今亦不覺其為久也余雖自唐策顧未知終有所立否若不為可考者遺之安知不與紹興沂至贑之始為縣類邪當又三太息不止也乃疏其所得於吏之姓名刻於左幸來者續焉

盤古山記

南方之山衡為宗自衡衮而南稍東為大庾自大庾衮而北又稍東為盤古其地界閩粤故吳上游今隸贑余

為贛丞進取計左矣猶幸夙緣得賞所謂盤古者久之
未偶也逢人歎勝致中為之爇淳熙九年秋邑事稍閒
會不雨久乃語丞徐君曰盤古山禱雨所也相與泝巽
維而東凡百里山皆童惟盤古若鬅鬙然望之菁葱突
兀始蹈背而上其勢逶邐髙不覺其為數百仞也即之
松蘿參天上偃盖而下蟠虬其東西崖壁立嘗試投石
焉一茶頃始至下或徙倚而頫仰也目眴若蜚足怯將
墜徜徉徘徊不忍舍而去去矣猶數步一回首其得我

歎賞如此上有浮屠宫其徒法義領焉雖仍故揭其門
訊之莫晰也據南康記本盤固固譌為古耳余為言盤
古混沌時神人所為立天地者天地立矣心不有其功
一歸之大空是山仝云然竊意後人思盤古之功因而
以其名志之與

樹溪橋記　章鑄

樹溪有橋乃宋紹興間郡侯祕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
然考之圖志樹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岸多樹木遂以命

名或曰衆流之所會也故今稱曰櫧溪橋今且百年矣水齧而敗過者病焉余一日出郊目擊怵然動心退而究其源委則知前人創始未有不為經久計者自易木為石蓋嘗買田以為歲修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迺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來不常悉以所入資其安用橋之頹圮不顧也計田之入歲為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為緇徒鹽食之費孰若收其贏以助吾惠政於是以其租歸於官存五之一以贍掌橋道者姑輟已俸

十緡助之餘則於綱賞庫借用焉積其歲之入不數年可以盡償郡得此租則脩舊起廢來者不容逭其責矣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董其事不七旬而告功橋之趾創者一修半者二衡為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為欄為楹悉完之費八千二百九十四緡有竒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爭助成之余懼夫郡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故刻之石以紀始末

寧都金精山記　　曾原一

金精山在寧都西郊十五里末至縣一舍外望鎮石絶
雲丹崖翠壁煙靄明滅知為神仙區宅出北門渡拱辰
橋折而西入至蒼山篔簹谷石峰已漸獻竒昂首尻坐
作伏獅狀頂凑圓石如懸鈴是謂獅子峰入青牛峽清
澗出嵌壁下諸石魁岸擁道山氣清肅愈前愈竒不一
名狀拏龍而驤馬囷立而屏張截者玉削跂者鵬飛銳
者圭列扆者旗揚界立者如劍剖鋸分壁峙者如鐵城
環門冗聚者蜂巢燕壘石脂摇光者膏凝液流髙岫出

雲者炊氣鬱蒸千奇萬異駭目怵心石之著名者十有二峰獅子其一焉微圓而長承以盤砥如菡萏出肇盖中者蓮花峰也雙峰合峙中泐至麓如僧作禮梵唄者合掌峰也雙石顆中出孤木枝葉扶踈如帶葉果飣者仙桃峰也削壁堊色石紋𡒄縷拂布石面者披髮峰也怒踞當道眈眈俛視者伏虎峰也林木葱蔚蒼翠輝明若翠微峰也𨵧洞前立與靈泉仙龜對者望仙峰也瓏石疊瓊巒石叢珍者三巘峰也萬條叢生根柯特異若

瑞玉峰也千仞峭聳中通洞天者凌霄峰也豐首低尾色如渥丹狀如腰鼓者石鼓峰也回峰有竇出半壁中裂修縫垂纏藤樵牧黠勇者攀藤緣升窺洞中極寛敞宛然廳堂房闥舊傳有金牀玉几是名碧虚洞焉有石遠睇如鋸近則團立直上有金縷者黄竹峰也峰巉崎險路絶梯登兩石傾軋中僅綫通匍匐登其巔廣平可容千家兩泉湧出甚洌極旱不涸中更寇亂避而寨居者多得免焉兹十二峰亦隨見指名要未盡兹山之竒

也陽靈觀在羣石間最佳處自仙桃閣入石為甕戶啓戶穿行曲棧環右有一巨巖覆之仰視天空如規像真仙其間層殿複閣屋無陶瓦雨不能侵頂懸木鶴能隨四時轉指巖面飛泉潺湲日夕如雨自殿沿崖曲折下石益蹙氣益肅靈泉自石罅迸瀉乃委蛇出味宜茶遊人不敢葷酒入相傳謂嘗犯者暴雷雨並至要亦氣森冷令人栗膚況仙靈禱輒應人自不敢瀆也按雲笈七籤云兹山乃三十五福地漢初女仙張麗英字金華飛

升所志云山下名家女生有異質年十五偶於山中拾桃二顆以一奉母化為石自餐其一頓忘饑渴遺核亦化石謂今仙桃峰是後積功行乃仙初長沙王吳芮平閩越道過邑聞仙名强委禽焉父母欲許之真人謂使者曰吾名隸仙階暫混塵境幸無辱使者還報芮以兵入山求之真人乘雲空中語曰吾金星之精降治此山汝宜為民立壇祈福芮始懼謝仙已冲天矣僊屢以祈雨應封靈泉普應真人飛升時歌詩十八章今存其五

臨川縣學黄勉齋祠記

黄義明

聖人之道具於人心而散見於日用常行之間儒者相繼闡明以扶植斯世去聖逾遠學術分裂異端之教興焉而老氏指窈冥昏黙以為道佛氏認靈明知覺以為性高明之士樂其虚曠便其簡捷靡然從之而吾所謂學問之士往往體認之不精植立之不强發揮之不善遂使世之人亦謂聖賢之學為無用之器嗚呼不有真見實踐之士隨試輒效亦孰知吾道之有實用耶勉齋

先生黄文肅公嘗宰臨川距今三十餘載士民猶懷思而樂道之果何施而得斯於人哉子朱子接孔孟周程之正統遊其門者衆矣而志堅思苦吾道有托獨以許先生蓋嘗聞先生之始從文公學也夜不就枕倦則隱几少寐而已知心為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求也則於丹書敬勝怠之語洪範恭作肅之言中庸戒懼之規孟子操存之訓深致意焉謂學問無窮不可以輕躁浮淺得也則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盈

虛消息之機古今興亡成敗之故悉致察焉斂神守之精明毓性天之純粹存養猶恐其未熟也幽入於淵泉細入於毫芒探索猶恐其未精也迨夫真積力久雖空乏拂亂交至乎其前而動心忍性曾無幾微出於顏面望之使人意消不待考其行而知其為君子人也此豈規規文字言語以為學者哉故其為政遵守法度而無世儒牽制之病通達事變而無俗吏簡便之私臨川戊辰已巳閤歲大侵趨利者爭澒米於下流先生多方以

過之先是有女巫出入宫禁魏壇觀道嫗善交結挟之以軒輊臺府先生破其簧鼓之姦竟莫能撓嘗曰邑民猶雞雛也令其母也得食則呼而哺之烏鳶之來則張翅以聲之愛人之切如此宜乎剛毅果敢不屈於權勢之所臨哀矜惻怛常及於匹夫匹婦之無告者獄犴繫囚吏卒視貨為輕重先生不時往視人得自言無有寃濫躬行阡陌不憚寒暑陳義懇到爭者愧悔或至感泣政事少暇開誨後學亹亹不倦道義之交多聞識之士

訪問講切不徒以通下情抑亦為進德地也始至視事以雞鳴丙夜乃息人謂暫焉而已終三年如一日始歎服焉仁明暢而訟獄稀信令孚而催科辦一邑之事處之沛然臺府牒訴之疑與有所憚而不敢決者一以委之凡所剸裁犁然當乎人心聲望益著名公交薦至有未曾識面者厥後守漢陽守安慶四方想望風采為幸雖知其賢且才實學竟不盡展豐城李君義山誦先生之言而悦之來尹玆邑是則是傚刻畫植僵精采煥然

既新夫子廟乃闢室西序像先生而祠焉夫盛德之好秉彛所同矧於邑人遺愛猶在奉之以示儀刑教化之先務也令尹以義明於先生親炙日久俾為之記後之學於斯長於斯者能自得師焉是又令尹拳拳之意也淳祐初元七月既望記

象山書院記略　　袁甫

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慨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

有大功於世教易名文安肅示存養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潔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遐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端平江閫題名壁記　劉克莊

江西帥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非為安撫

大使治江州而洪都兼安撫使如故其後詔從洪守髙衛之請閫移於江洪之守臣止兼江西兵馬鈐轄隆興升府閫復於洪而江州行太守事隸焉端平三年春北師深入疆吏告急上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黄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江州以參贊軍事及黄公去而直寶文閣陳公塏實來修江防蒐軍實結民心厲士氣用能暮歲之間亢列城為大府張弱勢為强形暇日

命龍石於壁紀移閘歲月姓氏自黄公始且授袁州刺史韓愈為觀察使王仲舒記滕閣事俾其筆之其雖文墨愧愈然竇文公賢逾仲舒况閘之建罷重於閣之廢興此之營繕急於彼之登覽因不敢以淺陋辭惟潯陽據天塹之中上睽夔鄂下接昇潤自昔立國江南者之所重晉以庾亮温嶠第一流人臨之嘗試憑高而望江山歷歷其感心偉識遺忠餘烈有未泯者高皇帝移閘之宏撫聖天子經武之英算可謂深且遠矣其以屬城

事統府設有羽檄猶當悉潄賦以從軌軍禮以見其何敢有愛於區區之文乎顧承命紀事詞樸而核他日公獎率三軍將角諸鎮乘風聲鶴唳之勢奏蒙衝鬬艦之捷某雖衰憊草露布上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可勉焉

味書閣記

閣在豐城山間名子賤潘公也筆廣微袁公也徐右司德夫讀書其上有年矣去而仕於朝因以其所讀者為天子言之忠憤激發幾駱上意竟坐是由省闥放還故

山或竊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書之豪芒而光顯遇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流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邪德夫寧能常味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盡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與使其果深於書捽茹山雌也

脫粟太牢也苟為不然如啗土炭如嚼蠟久將唾棄之矣然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屑味與或又笈曰閣僅三間奚其記余曰不然石渠天祿高則高矣而不能逃莽大夫之譏臨春結綺美則美矣而不能渝狎客之謗德夫閣雖小然聖人之事具焉古今之變合焉天下後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出則為遺直為名臣處則為高士為全人是閣與天壤俱敝矣弗記可乎

三先生祠記　　　吳子良

聖天子臨雍進周程張朱五君子於從祀溥海內知鄉方矣顧朱子所與反覆論辨若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象山陸氏各以其道鳴東南士不敢沒也則所在學多祠之而豫章獨闕焉子良以提學攝府事念莫先此於是始祠三先生在從祀後或謂朱子於南軒論最合東萊已小異象山則大異矣合祠之何哉嗟夫此說起道術之所以裂心學之所以悖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言道本無黨偏也道本無黨偏心其可有黨偏乎近世學子互立標榜曰某自朱氏某自張氏某自吕氏陸氏隘矣哉夫當諸君子在時祗見其心之同豈必其論之異縱其異也同者固自若也何謂同同於扶綱常同於别義利同於修已治人同於愛君憂國而已且夫道有體有用渾然天性之中而無物不具者其體也森然事物之際而無理不形者其用也學有知有行不徒揣度以為知而必著於行者是知也

不徒茫昧以為行而必循於知者是行也世固有博考古今速稽文獻而要領則迷淵微則隔者矣若夫實明於要領實洞於淵微則所謂古今文獻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為删詩定書討禮正樂而脩春秋者也此朱吕之道所以本無小異也體用未始有異故也世固有直指本心自謂見性而等級則躐工程則疎者矣若夫實進於等級實究於工程則所謂指心見性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稱先覺為賢心之精神為聖知二知十為回

賜優劣者也此朱陸之學所以本無大異也知行未始有異故也嗟夫聖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聖學深遠不可以方册既貫羣聖賢之旨則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則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為異同哉爾後學之士其必合朱張吕陸之說泝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泝而約之於顔曾思孟合顔曾思孟之說泝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孔子之學即臯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也百聖

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户庭之别哉然則今之合祠三先生也宜也非為三先生設也

韓蘄王賜田碑記　　韓　杕

竊惟臣先祖臣世忠丁時厄運際會風雲始名震於西陲繼威行於河朔擎天覇府復辟臨安鏖戰慴鄰決策定國佐成高宗皇帝中興之業猗歟盛哉而閩廣湖湘劇寇充斥師老無功宸衷宵旰以屬先臣曾不數月凶渠悉平三方就肅捷書來上高宗皇帝令劄與内外諸

軍各務奮厲時先臣位已師保節兼兩鎮駿功異數焜燿當代第鄉里彰武翦於戎境家無寸産方握重兵或謂明哲之圖在所當講於是有請於朝欲買新淦籍官之田上聞之親御宸翰舉以為賜先臣抗疏控免恩賜終閟俞旨且有奬諭之詔洪惟高宗皇帝素知先臣有徇國忘家之志既表其忠矣又賜之土田以為諸將之勸故御札有曰非惟示朕之私亦聊以旌有功也厥有旨哉昭回之章旌功之田祖而父父而臣七十三年矣

奎壁所往百神固當呵護然惓惓私憂萬一遺脫遂蹈不恭謹登堅珉寅奉賜莊以侈千載一時之遇以永億萬斯年之傳子子孫孫當飯必思其所自上圖宗祊之報下顯先臣之志云

儒學二賢祠堂記　　危　和

崇仁之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二人焉其一祕閣修撰歐陽公澈其一環溪居士吳公沆也修撰自少慷慨尚氣言不少屈靖康初應詔條獘政五十餘事為三巨

軸㢘置卒不能舉州為選力士負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公毅然以口伐可汗自任願殺身以安社稷恐上不之信則請質二子一女身使穹廬馭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黄潛善汪伯彦秉政公伏闕上書力詆其短汪黄不勝憤以其及宫禁事遂加公矯誣之罪與陳東俱死東市未幾高宗皇帝深悔之斥汪黄於散地贈公承事郎仍官其子繼又痛念不已引咎責躬至有八年於兹一食三歎之語加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且官

其親屬二人賜田十頃以邺其家居士少年結菴讀書已有髙世志惟以毋故將求禄仕以為迎養就試有司且獻所著書於朝既一再不遇而毋卒即廬於環溪為終焉之計遂户疏食處之晏如動止語黙皆可法象閭門千指雍雍以和而鄉閭之間薫其德而善良者蓋多也於書無不通下至百家九流莫不貫穿其所著述殆數千萬言易有璇璣語有發微禮有本志圖論老子有解易又有通解有文集有通言而通言尤其主教之書

也二公忠義隱逸制行不同而皆切於名教有關於風俗天下之人聞而髙之而况於其縣鄉乎然修撰止祠於郡庠縣則未舉環溪雖祠於縣學顧位偪而隘於禮未宜嘉定十六年豐城范君應鈴縣政告成乃新學宫即講堂西偏為屋四楹翼以兩廡中肅二公像而祠焉於丁祭明日則率其僚與諸生陳三獻之禮百年闕典一旦興行疇昔權宜今正厥位邑之人士顧瞻咨嗟激厲奮發咸以記請君君辭不自為則以命其同年生臨

川危和和竊惟修撰以布衣之賤非官守於朝而慣世
嫉邪之死雖憾居士學成道存宜以用世而韜光不耀
自全其有死生大矣貴賤殊矣而不足爲之變何爲其
然哉安而生不若忠而死有所虧而貴不若無所虧而
賤方其引頸就戮老身厄窮他人處之誠若未易由今
以觀汪黄之惡人謂斯何而修撰被國寵榮立節萬世
同時輩行仕宦者豈無顯官類多名隨身盡而環溪之
學往往與河汾並傳疇得疇失必有能辨之者范君爲

邑特出而表之以風厲其民可謂知所先務矣和於二公實桑梓後學雖其生晚不得執鞭晏子為御李君而誦讀詩書不無尚友之志乃今得以無似之文薦公祠下獨非榮耀乎

桂巖書院記　　　　　　　　　　　　　　　　　　　　辛元龍

桂巖書院在高安郡北六十里右居國子祭酒幸南容公之舊址也山之發源自桂陽池至於慈雲過禄原巒坡盤旋至於神童林鬱而清骨秀而豐一山自右而左者

如笏外蟠兩溪一山自左而右若如帶上有祭酒李使
君祠在焉環兩山之間厥地邃而深水泉清冽而草木
敷茂者即桂巖也面鳳嶺雙岫出碧背慈雲千巖競秀
白鶴峰聳於北晉宋神仙所宅幕山虎踞於南賓祭酒
之故居烟雲吐納明晦變化丹青莫狀昔嘗卜此山開
館授業有孫曰軾以咸通七年中三史科中科二年為
太子校書郎家徙於郡而書院自是蕪矣予以嘉定辛
未叨春官歸待次林泉披閱圖籍喟然欲復舊觀迺翦

草菜鑿山取徑列以青松間以冬青半山剏小亭曰紫翠迂迴而行東至於古松枝葉婆娑清風間生殷殷有鳴琴聲松下有小坡世傳祭酒杖屨所憩村民至今以春秋祀之路折而西青杉夾道至於舊址蘭蕙幽芳竹柳疎雅因植桂百株結草堂數間為齋者四講肄有舍庖膳有所益國周公為大書扁曰桂巖書院復得魏公鶴山扁曰桂巖精舍曰與諸弟課書其中相勉以振祭酒遺緒庶乎此名之不朽也按黄滔中和二年二賢祠

碑祭酒其先滄州青池人萬歲通天中茂弘丞南昌因家高安之洪城里地里志載滄州即渤海郡而高安其洪州屬邑故柳子厚送祭酒歸使序謂渤海韋君而林寶元和姓纂載祭酒洪州人云

梅子真祠堂記

漢政不綱鳳盜國柄士大夫精銳銷軟南昌梅子真去官歸壽春上書亦埒弘肆譏切莽嗣專政子真捐室家蕭散吳楚間高風清節拔乎流俗所至蹤跡隱見人相

敬慕以為神仙去而見思競立祠宇宅仙觀其一也觀麗新昌縣縣在漢屬建成邑於南昌郡距建成縣治四十里曰梅墩子真所嘗憩焉間一水曰尉山子真所嘗藝焉墩有梅仙祠山有宅仙觀子真所嘗棲焉界高安新昌有小溪溪有橋曰迎仙西行六七百步曰尉田子真所嘗田焉田去宅仙半里許觀舊為子真祠唐人崇尚老氏其徒趨時射利易為老子宮而子真之祠泯矣歷宋開禧凡數百年未有訪其遺蹤三年七月既望里

人陳鈞秋風步屧傷今思古緬而有懷陰盛陽微金鐵為飛而子真之風獨不聞於天下高山景行徘徊不忍去乃率里人塑子真遺像祀之堂上論世尚友以障頹瀾索記於予善乎子真人皆縮氣不敢言而鯁懷讜論之獨露利祿迷復而高飛遠舉之不汚生亦枯槁矣而聲名流風乃與天地無有終窮其視詖以取容豢於朶頤等草木於俱腐者孰得孰失哉方今之時陳君乃能寓意子真之祠可謂難也已

雙溪屺瞻堂記

虎山之東垂北有屺高安章元龍葬母其上而堂焉四時登瞻觸物傷懷膏雨春濡南風薰阜時則動蓼莪鞠養之哀寒風凄凄草木黃落時則興霜露悽愴之感追昔俱存為樂洒淚成血即欲穿荆蘭之衣以承菽水之懽不可復得翹首欷歔念母不見惟見其壟耳母恩罔極喪紀有制制有盡而悲無窮雙林之山綿綿雙溪之水涓涓其所以寓我諸孫千古之恨乎

淨慈寺屯田劉公凝之祠堂記

屯田員外郎劉公凝之高安之棖堂人登進士第仕為穎上令以忤上官歸隱廬山田於落星之灣豢犢為騎四十年忍窮如鐵石號西澗先生嘗與嘉禾陳公舜俞自南康反筠館於里之淨慈寺留詩壁間歲月寖久而其辭磨滅高風餘韻徒空寓耳閒花野草過者惆悵咸都范公擇能以嘉定戊辰來字高安省訪遺躅庚午仲春以公婿之餘委僧祖秀立像於東廡亢爽之室俾後

人挹其氷清玉剛可以激懦而律貪嗟乎令之為邑知所以表賢勵俗者希矣有公如此不其高哉公大父太史諱祖禹字淳甫元祐名賢也為政知所先後葢自有家法焉耳屯田名溫其子恕字道原神宗時與太史被旨同修資治通鑑官祕書丞死太史誌其墓去今百三十有三年而公復來與屯田之祠民德其不歸厚乎祖秀獻工屬余記之因紀歲月俾刻諸石

筠州高胡壇記

秦綱解紐楚陳涉起蘄縣郡多殺長吏應涉劉季起豐
沛項梁起會稽豪傑動響雲合豫章陳夫乞率徒蜀水
之北築壇絶巘以祭黄帝蚩尤䝉於山之陽楚懷王遣
沛公扶義入關夫乞率其萃徒及之杠里從下咸陽王
漢中後以都尉擊羽將軍定燕高帝六年論功剖符封
夫乞高胡侯邑千户孝文四年薨謚忠侯子程襲爵薨
無後除國鄉里即其壇祭黄帝蚩尤所立高胡侯廟以
祀之水旱疾疫諸禱如響應有漢永平二年斷碑彷彿

可辨歷漢而宋寥寥千有五百餘歲血食不絶非功德及於民而能乎

白雲山超果寺記

髙安郡治之北抵新吳縣界有白雲山巍然霄漢其麓有寺曰超果水石之勝環萃東一溪自富坪注為珊瑚泉西一溪自章山注為氷花谷兩溪合流於龍爪泉之上寺枕兩溪之間始興於唐僧惠海英宗皇帝改賜今額蕪於紹興兵火山靈不安歲多弗秋凡六十七載歷

開禧丙寅天災流行徧請祠莫雨先府君率鄉民禱其所谷風驟興甘霖隨應其夕夢一僧龎眉豐頤來謁詢其來徐曰予超果寺開山野人也寺廢久矣待君而興先府君驚寤一二年間為是夢者再乃許之翌夕夢一青袍烏帽拜庭下曰吾白雲山之神以公長者來拜先府君感悟屬意起廢力未及嘉定戊辰冬疾革遺命諸子庚午孟春既終先府君喪事即與諸弟遵舉治命鳩工度材鼎新法堂翼以行廡佛殿中歸兩祀肘植華以

像貌表以門牆井廪庖湢以次具舉落以冬十有一月明年季春朔奉郡邑之檄至百大監之寺召僧宗壽朋山住持以寺側腴田百畝命寺僧歲會所入為祝聖香火之供以其餘奉先君祠宗壽福之長樂人受業於髙安之延慶寺入超果振嚴惠海規模魚鐘鼓磬響動山谷仲秋首建後堂翼以東西二閣蒔杉植松山川改觀其興未已也姑記其俶以詒不朽

髙安冲道黄真人新殿記

委世紛而樂清淡捐利祿而遁山林自漢梅子真而下
鮮若人矣若高安黄君紫庭其庶幾乎黄君晉人也父
諱輔字萬石舉孝廉官至御史大夫惠懐以來王政不
綱君子見幾飄然遠翔紫庭仕尚書雅好佛歸西山從
許旌陽遊故宅在高安郡治東十五里至唐為祈仙觀
我真宗皇帝改賜大中祥符額靖康之先宫殿廡廊金
碧照耀與逍遥福地爭雄厄於兵火所存無幾僅於三
清殿以祀紫庭香火逮羽士閔持盈董觀事甫即舊址

作新殿凡用錢一百五十萬經始於慶元丁巳落成於明年移紫庭像寓焉以初殿奉三清從古跡也予觀紫庭同時侈昂鍾之貴態炫貂蟬之榮顯者不知幾人然百世而下使人敬畏翕然歸重逈屬紫庭何邪紫庭道氣浮於世表惟尊行誼而不尊勢利焉耳士大夫膠溺勢利迷復終身聞其風得無愧乎紫庭名仁覽政和二年封冲道真人因為紀其大槩至若舉室僊去遠宦暮歸化龍有杖煉丹有井則殷崇義碑刻尚在予故略之

平政橋記　　滕強恕

袁為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大江負城兩崖東為鶩湍奔駛激射不可以舟橋之為宜慶元六年郡守李侯訦始一新之距今二十年刓敝圮闕不可頓足負且行於其上者震怖若將溺焉余乃括公庾之羸得米二百餘斛易緡錢八十萬有竒斥治倉之餘以佐其費命戶掾髙君炎董之取材於山取工於傭閱月而成規制侈於其舊翼如煇如車輪馬足其行于于履月戴星

坦若通衢民咸便之橋始名永濟易今名自予始也夫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四大國之衝登進厥民撫勞甚力以車濟涉本不為過而孟子非之國雖小安可無政耶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道行實政而民不與焉如斯而已後世不知出此施小惠則解衣市恩有若田單行小慧則擿伏立威有若趙廣漢皆孳孳以喜懼移人務自衒耀此子產之所不為也而可與言政乎予以迂拙來守是邦日與邦人共此安靜之化若曰違道干譽立威

取名則非予志也故因一橋之成以告邦人髙君廉已律下能使廩有餘粟以佐公費又出力經畫以庀是役之成皆可書

重修撫州城記　家坤翁

郡在東漢為縣號臨汝六朝訖隋唐為郡號臨川所治在臨汝中相傳赤岡乃其故址郡乘云唐寳應初刺史王圓徙西陲莫得其處至中和末危全諷徙今治非也稽全諷梓刻及兩碑當時州城乃因圓之舊加築無所

徙惟子城舊在西陲地昃下實徙之葢州城當竇懸初
即止於此距今五百四十載子城自中和距今亦四百
二十載昔既云徙今猶在西者葢其方不易特去而乗
髙就正爾以山川形氣蔽之州城左右控引臨汝前後
則納其源鎮其滙赤岡西逼臨水氣畢陋今城居髙明
得地勢然東瀕汝水故子城州宅居西欲畧當臨汝中
阻二川而建州就中氣而建治尚法卜澗瀍宅土中之
意自全諷輿築後五十餘載南唐周弘祚嘗修濬於晉

天福先後述作實搶攘使之自聖人有作天下一家撫
深居內地城築弛曠二百載建興時際多虞王君仲山
嘗因其陋加補綴又九十載至紹定間猺人弗率黄君
炳始悉力剏治建其郛濬其池益宏肆深廣殆中和以
來所未有自是三十餘載又廢不治摧頽湮闕諸門欹
壞撫今昔念興廢者為之慨歎盖自唐訖今五百年間
守土者不知其幾能興廢者纔四人而已大率敵國外
患之來則城興燕安逸豫之久則城廢俯仰一轍不謀

同情易之泰九三上六其爻相應城復于隍之象雖著於上六道窮之後無平不陂之兆實基於九三道通之際信乎廢興成毁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有國家者先其未隍逆防其陂則城可以不隳平可以長保磨礲者不見其損積累者不見其益也斯城久否屬當彫瘵無厚力以鳩僝工泰而通之必於漸乃時計其贏度吾所能而葺治之城之陻闕者四畚築而加以甃門之敧壞者十二繕治而扶其顛日而年寸尺而尋丈庶幾積小培

高城有可興之期然念人情終始勤惰不能一官府更迭去來不可常書用識之以望後人非徒記其事求自炷將以致吾城於堅高悠久也

三陸先生祠堂記略　　包恢

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絶無而僅有與梭山寛和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其資固皆近道矣梭山篤信聖經言行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理有不可於心

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爾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為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軻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惜其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湖寇之侵軼為學録教官紀綱肅而蠹弊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興起然其為海内儒宗道德係天下之望恨未得施其一二爾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能

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行若安行粹然純儒也葢學之正而非他者以其實而非虚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事有實事行有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曰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虚皆碎夫道不虚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萬里之遠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此孟子之實學可漸積而循至者故先生嘗曰孟氏之後至是始一明

四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决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以是隨所發明類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為多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所恨者道明而未得盛行爾上而致君之志僅見於奏對下而澤民之意𪋿見於荆門其未用者無窮使假以年聖域固其所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亦其所優為也孰謂其年僅止知命哉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

齡字子壽謚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謚文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史祕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慨然曰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輈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即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為一堂外為直舍又外為書樓下列四齋横闢方池池外有竹竹間結亭内外畢備祠貌甚嚴皆前所未有也左侑以袁公爕次侑以傅公子雲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厥後祀斯祠登斯堂者如親侍三先

生焉其不躍然有興乎由及門而升堂入室其不有等第而進者乎公以恢之先君親師先生必嘗有聞以記下屬辭之不得乃冒犯僭越而述所知者如此亦或庶幾可以考其淵源之大略與

南豐先賢祠記　　陳宗禮

文章非小技也三代而下惟漢近古唐惟昌黎能復古繼是澂矣宋以文治一興滌凡革腐幾與三代同風而士以文名者稱之嘉祐中歐陽文忠公以古道倡南豐

之曾眉山之蘇眉起而應眉山父子兄弟稽千載治亂成敗得失之變參以當世之務機圓而通辭暢而警立言之有補於世美矣然求其淵源聖賢表裏經術未有若吾南豐先生之醇乎醇者也先生初登文忠公之門其說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又曰趨理不避榮辱利害相與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則先生之學非角聲名競利祿之學矣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溢而為文辭嚴毅正大不詭不回援孔孟之是斷戰

國策士之非舉典謨之得正司馬遷以下諸史之失如鍼指南如樂伐病言語之工云乎哉蓋眉山父子兄弟文之奇南豐先生文之正奇者如天馬如雲龍恍忽變態而正者金之精玉之良凡物莫能加也帛之煖粟之飽不可一日而無人莫知其功也以斯文明斯道淑斯人古所謂鄉先生者正如是沒則祭於社禮也而由元豐迄今二百年尚曠兹典歲在甲寅楊君瑱來守盱訪求文物之遺慨然掇郡帑之餘下屬邑選士富而才者

度地建祠以慰是邦士君子之思乃於邑之西隅剗草
取牖刊突就平為堂其中而置像焉翼以兩廡前有門
以謹闔闢後有堂以處衣冠之來聚者經始於乙卯之
夏至丙辰之春落成於是人無遠近皆知斯文愈久愈
光而喜斯道有屬也觀像思人紬文見道必有進不自
已者豈但為觀美哉予嘗竊祿中祕遇當陛對嘗述先
生之文之道請賜謚立祠以光往哲以範後學朝廷既
以文定易名賢太守又為祀以從衆欲予適需次與觀

規畫郡邑之士請書其本末遂不敢辭初宣力助費者譚夢麟偕其子日新續之者羅仲固協謀營度者邑士徐誼張有開嚴髙時寶祐四年正月望日記

重修千金陂記　　趙與輸

嘗讀杜君卿通典邵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縣南造鉗盧陂累石為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後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循吏之流風善政民到於今

稱之惟撫為郡以二水合流號曰臨汝考之圖志臨川水在縣西五十里源出定川以今地勢觀之合宜黃崇仁諸水由郡城而西趨豫章赴彭蠡此臨水也汝水源出南城為盱自盱入石門為汝由郡東過文昌堰遶北城至西津與臨水合郡城之山發跡軍峰重岡複嶺嵬峩岌嶪北行二百里至此為二水所束止焉回環繚繞如玉圍腰金石臺屹峙於外故里讖有臺分堰合之語川融山結鍾奇孕秀人物瑰異生聚繁庶江右之巨鎮

也汝之上流距城七八里舊有支港決而他出又越二十餘里方合與正流相為消長若支盛則正壅褰裳可涉越旬不雨則絶流地脉枯燥風氣渙散自唐已有千金陂遏支而行正然陂常潰決紹興間郡有富民王姓者極力築隄以捍歲久復毀嘉熈間太守計院趙公師都嘗經營於上流順地勢之直別鑿小渠引水以至擬峴臺下事未及竟傍無障閼復成絶潢後之來者顧瞻永嘆欲作而復輟者屢矣今郡守祕書葉公夢得涖事

之明年燕凝坐嘯廼酌輿言欲回其瀾鳩工飭材浚廣舊渠築陂絶江以濉其內陂長三百丈渠廣二十大財用之幣餘而不侵經費工取之傭僱而不科夫丁一竹一木厚酬其直民樂為市咄嗟而辦源深流長舳艫相接氣聚風宜漸復舊觀是役也肇於淳熙辛亥十月二十日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見者咸唶其成之易也三衢徐三錫實董其事頗有心計之助焉或有倡為浮議者曰盱城歲餉連檣巨艦順流而來渠恐難受殊不知

綱發必俟春夏積雨巨漲然後皷楫而下此邦亦然若只常流雖無此陂亦罔水行舟也此一不足慮或者又曰溪瀆而東多歷年所卒為筒車以資灌溉陂而絶之人失此利殊不知束薪囊沙豈能涸流今西港述陂新陂綿亘倍此而下流自若此二不足慮又曰艖若之舟必夾私販若經岸下慮有檢柅多為謗議殊不知前此郡務亦布津闌其越稅者未嘗無禁豈以陂而苛征此三不足慮又曰東門長橋民不病涉若水復古道或至

衝齧殊不知橋數十眼受水甚寬前此固聞屋裂於風矣未聞址圮於水也此四不足慮所可慮者閱嵗滋久竹折木腐葺之勞費莫繼耳以今計之錢僅一千緡米僅二百石若嵗加葺多則十之三四少則十之一二然以一郡之力為之亦直易事特在後之賢侯加之意爾罔俾前邵後杜之歌專美於南陽也郡侯俾與輈識顛末刻諸堅珉故不敢以膚辭始勉述其槩併得以剖或者之疑云

雲封禪寺重修造記

徐鹿卿

大庾五嶺之一也踰橫浦而南陸行十餘里山行五六里盤迴繚曲躋於嶺巔界江廣之交石壁對峙是為梅關關南寺曰雲封六祖大禪師之法區也自漢元鼎庾將軍戍關而嶺始名自唐開元張曲江公刋山剔石而關始通自咸亨六祖得法而寺始刱青山流水環屋上下蓋嶺嶠清絶處也世言大鑒傳衣鉢於黃梅以歸僧徒追躡爭之至是師置衣盤石上追者莫能舉及卓錫

地閒泉湧出後人即其地爲寺大宋祥符庚戌始賜今額中閒寺之興廢紀載失其傳莫可考詰至於今老屋暗腐榱棟莫支住持永清勇猛精進必欲自我一新之以誠感當路聞者傾施則鳩工庀徒踰越險阻輦材於三百里外中爲祖師殿東爲霹靂泉亭南爲靈官殿西爲西閣又西跨山兩崖梁空爲僧堂翼與殿之右隅岐道面東爲官廨扁以駐節高明軒豁囱不稱事刻攘畄翳幻出金碧役始於嘉定癸未成於寶慶乙酉糜緡錢二

千有竒惟法堂方丈尚仍固陋亦且鋭意經度凜凜向就矣走南安城謁記於郡文學南昌徐鹿卿以紀嵗月余甞試語清曰昔祖師樵採負薪以足衣食比其服勤碓下密契無上菩提言下了了本無一物當是時萬境皆空室廬安在一向從末法中作佛事於祖師意云何清曰妙莊供誠非我事然自我之居是山數十寒暑矣車之入乎關者不知其幾千兩也車之出乎關者不知其幾千兩也我從其後而問之其人勉於職者勤於政

者心於民而不敢苟者則人必曰此賢者也才者也其
或養蠧殃民偷安歲月媟身而職之弛甘利而政之荒
則行路非之甿隸仇之夫吾教本於無為而或以有所
為見譏子教職於有為而或以無所為見疾孰知道無
精麤無人我無内外無為而無不為有為而未嘗為孔
與佛不相悖也子亦觀之嶺上之梅乎如是而生如是
而華如是而實如是而落謂之有所為可也謂之無所
為亦可也能具知識於其有無之外則道在是矣余於

是竦然驚豁然悟因嘆曰魯男子善學柳下惠永清善學祖師乃今日獲聞第一義諦因次叙其説使歸刻之以諗後之出入是關者庶其無愧於嶺上以貽永清之笑云

重修永新縣治記　張洽

永新縣廳舊有記文林郎胡堪之所作也胡公實建之始以紹興庚辰終以嘉定己巳五十年矣火於峒寇因陋修葺至寶慶丙戌又十有八年予初至官棟宇欹傾

而縣獄百年頽敝爲甚囚多瘐死乃先鼎新其獄次年遂建廳事以達於吏舍其冬又次臺門而新之輪奐有加於舊視所謂宅樓無取於民者亦殆無愧今年將新其中門適有池陽之命乃不果作以待後之君子胡公之記石磨滅了不復存紹興初柴必勝修縣圖經續胡公而後十有二人今復參諸故牘得柴公而後章公賢至洽任罷之年月并書胡公之記與其人而刻龕置壁間嗣書者幸勿廢

觀巷隄記　劉德秀

豐城為贛吉下流地勢窪甚歲春夏水暴至方縣數十里滙為巨澤縣兀然居中以隄自障堇堇不沒以故傍縣之田率以夏潦退然後敢即功夏秋之交水勢殺則治江岸以約水歸道俾無橫溢幸得迄穡事歲以為常淳熙戊戌水齧縣上流之岸曰觀巷未幾又齧下流之岸曰聶家壋始隙甚微簣土可窒吏媮民惰弗究弗度歲歷滋久至大潰決由是傍縣之田無稔歲孰視莫可

宗何慶元丙辰永嘉林君仲懿來莅邑政咨所急務衆以是告君課吏具水所侵户以廬計者八千一百有二田頃者六千二百六十有八米不入民庾者為石九十萬有奇租不入公庾者為石五千有奇喟曰是豈細事哉即疏請於部使者㑹轉運判官趙公善悉提舉常平王公容俱遣屬按視復命曰信則共捐錢出粟稱所貴委於邑而責成焉林君於是以身總役而分隸其地於丞若尉又禮致鄉官之賢與鄉士之有信義者枚選民

之鐃於財而不漁於官浮屠氏之有幹力而畏事者共集之上率以誠下相以力不督自勵以是年之十一月經始明年之二月迄事䂍巷累土為六級廣下而殺上下之址為丈二十有五而上取四之一高二丈有四尺而脩則七十丈聶家壋為級者四視䂍巷址廣五之二而上殺半之高五之三而修又半之又以其餘力培子隄凡十八處增築稅亭石埽以殺上流水勢俾不得銃出石隄所以為捍禦計者甚至通共匠役五萬三千七

百九十有五無一怨訾是歲水不暴民田於是鄉父老走書來謁曰兹役也甚重且艱非賢部使者之恤民隱賢令尹之鋭於興利除害莫克舉願爲記久遠余曰父老言是夫事敗於忽功隳於成父老誠知兹役之重且艱也繼自今父詔子兄勉弟相與護視惟謹罅苴漏補使無底於敗與隳後新令至首舉以告上下相戒以無忘厥初則爾父老得以裕生理養子孫優游其間而縣亦得以豐公家之所入無急操切之政利顧不愽哉則

書以為記而使刻之石

社倉記

劉辰翁

吳翁先生無位而一食三歎無食而急人朝饑他日懐編書示予獨欣然如有飽色曰此渝邑西溪劉氏社倉約也人人有此心亦人人能之而不為蓋吾與子之所共愧也彼將祈予記其倉予欲傳其約於鄉自是常慨然為來客誦之未及記而先生卒其邑彭君幼遠來廬陵委先生諾責於予予潸然受之曰此先生志也前年

吾鄉旱既甚大家逆勸分閉餘粟冬春無所得糴鄉人之牖持叩闔者纍纍不能歸則徘徊浮橋間中江赴焉市而奪餅餌盤飧以飽者起責之金則含哺而走橋亦中江赴焉領橋者告予曰每夜夫婦相泣既而水聲如投石者不絶及旦乃已殆不可數也彼特中人無策羞見閭巷故出此而官以道殣告者一朝而百餘不與也於時㖨翁流涕解衣易米更相為粥以食餓者其後上捐義倉和糴數萬石深山長谷幸忍須臾食新矣曁鄉

都轉致強者乾沒偽占弱者擇輕受少獨區區籍虛聲出藏粟耳此無他無社倉之故也使廬陵所在有社倉者何待後時輾轉望施天上政術不存倉猝補救雖仁心仁聞無益今世豈無能為者必曰士士亦妄自菲薄如西溪劉氏才二三十人人貸穀二三十石或百石二百石止既得千七百餘石貸之三歲歲收息視鄉人穀其一再歲殺其二三歲則穀本可償矣息自為本矣穀則君穀而鄉人舉子者當能言矣又三歲十歲以至於

無窮子子孫孫與是倉終始而穀亦不可勝食矣此社
倉法也夫數石之穀節於口腹豈人所不能哉士皆若
此何事不可為渝西無富家劉固士族僅足爾聞社倉
者不暇自量沛然各修其可願而里中窮士如彭君者
又為之奔走後先控扼為助亦甚盛心矣人以善小不
足為孰知斗升之水有大於西江者哉嗟乎人命亦大
矣向之死者非盡鰥寡孤獨也自鳥獸之羣猶知愛其
死聞其鳴悲者猶為之傷心焉況同類並生之民父母

妻子臨流忍訣則亦見斯人之無足告耳其不大可哀與西溪有社倉西溪之人未病也拯道亦貴豫耳或曰劉族固多賢君子倉不修且敝來者未可知安知劉氏之子孫不德色於指廪乎其又有能扶植而廣充之者乎予曰噫過矣天地能生而不能使其無饑父母能生而不能使其無困於天地父母之不能而能之者是倉也壼飧二士人報也孝子慈孫天報也吾見西溪之門駟馬高蓋鐘鳴鼎食潤及九里則有之矣世俗之所慮

信天道者所不慮也是倉名堂曰集義翼以兩廊六倉其積可萬石為是倉若奉新監酒劉夢麟少游甫而少游曰非我也伊吾族之力彭君名程其父子屢貢其鄉亦佳士云

吉州吉水縣修學記

曲阜遺履千餘年自漢高過魯祠始盛開元詔通祀則又盛慶歷置州縣學則又盛余嘗執俎豆於辟雍祭酒攝三公以衮衣北面庭燎煌煌佩玉鏘鏘工奏樂章搏

拊笙簧其行事視先代帝王社稷宗廟上近年熙陟配
饗復增曾子子思下逮先儒與一時遊從通謚在列東
南徧書院建官御書禮殿不特校庠序止皆古所未嘗
有也吉水郡邑之一在多士為最在賦籍為小江岸漂
搖學存亡不計水後三年邑有仁侯曰平陽劉焕至之
日即有意教養簿米憲魯人材足達志每春秋上丁與
紱麟之旦有事於先聖如魯而他廟上元之燈民間江
南之樂所以崇祀淫威者易彼於此觀聽異焉峩峩而

會者嚴穴常數百拔奉充庖勸侑禮飲閱歲且滿大議修學由長暨尉捐竭禆畫自殿而門自堂而序精廬畀分列祠興秩閉徑旁來星明戟幽規制弘新逌像闕里初見睟容作會閟嚴馮負致美又以社壇接壤修復種樹風雩遊息與學為家教諭蕭惟清實來請記因為之言教嗟乎此一時也又三百年所未有也樂始於蕢桴土鼓祭起於掃地燔炙豈不求諸野哉因三百年之盛而又盛焉非過也而後有三歎於此者矣曾雖周禮然

絃歌不輟亦豨武城餘風邑何可無賢宰之澤哉

永和鎮歐陽監丞祠堂記　　歐陽守道

靖康建炎間廬陵郡死國事者二人監丞歐陽公死燕山忠襄楊公死金陵死一爾有異焉楊公死城歐陽公死使命死城故事得即祠其所死使命故無所於祠豈惟無所於祠雖有居鄉未之祠也兹大闕典百十有六年矣公之從孫文龍始得地於惠燈寺之旁屋之肖公之像率宗人俎豆焉時古心先生廬山江侯適守郡義

斯舉也先往相攸而助之費且許記其成文龍以書来請侯顧謂守道曰是非子家事與子盍記諸守道辭未獲命會有來諗者言曰公誠死使命與致命於敵國不我從則死之義也公之往也吾國則有辭焉敵燄方熾京師方急三鎮雖天下根本不敢愛也以是紓禍且為後圖公奉命割地可也既至深城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即反其辭告之曰朝廷為姦臣誤至此若等宜盡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死矣酋怒執殺之此之謂違

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義與余曰公得死尚何言當崇
政殿之問淵聖非決有棄地意公亦力言不可且謂戰
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
之曲時宰既詆其說又强以行大類漢遣狄山乘障事
事不出武帝而出張湯爾使公竟致使命不死而豈公
夙心哉當其慷慨城下痛哭以勉守者但見有吾心不
見有使命非違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也此
君父之命非宗廟社稷之命也臣受命於君君受命於

宗廟社稷揚揚出疆舉地以與人曰有使命吾為宗廟社稷懼矣使皆類此一隸可辦何以知義之士大夫為古語有之為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故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當時人心如此使所在皆固守不下其紓禍不猶愈於割地耶況不可割吾前言耶夫前言忤時宰意一宜死知不可顧不得已為此來二宜死固守不下者何人今摇之使背國他屬予何人三宜死

死而死爾吾猶萬一覬吾地之存夫義無定名要歸於忠忠不在小諒歸於為國公得死尚何言既以對諗者則遂以復江侯侯曰是可以記矣子記諸吾為子書其額則謹記其概曰公諱珣字全美郡之永和人登崇寧五年進士乙科歷仕忠州教授知杭州鹽官縣罷起授南安軍民司録以監司薦如京師遇國難及出使進秩朝請郎加將作監丞有子裒夭而不嗣紹興中上録公大節官其壻臨江曾敏恭故曾為祠於其里之薦福寺

今像則其從孫文龍從寺識之其地則半請之官而求助於鄉人其堂則惟文龍一力成之尚謀結屋於其左右使子孫讀書於中而奉其祠故鄉之好義者亦出力而州家亦頗補其不逮是可以觀其後矣嗚呼公死何地公像在此公子為誰公世有祠今其地址通逵面大江停車艤舟顧瞻而徘徊者尚其念曰人誰無死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文天祥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莫不有主名獨貢士莊所

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誰宜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為巳得其予奪之殆有物焉逸史稱隋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也泉者天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為天守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充是心以往真無所為而為之其為仁豈不至而為義豈不盡乎咸淳六年簡池趙君必𥫗來為廬陵教授作興斯文教養畢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稽

其所出內歲錢穀幾何廬陵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末之云耳於是有增田之議一之日置尹氏租為米八十斛二之日置彭氏租為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趙君猶以為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哉添差教授番陽程君申之繼至相與諸郡請蠲賦吏持難易閣弗下永嘉繆侯元德甫下車二君申其請侯慨然曰崇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不崇朝予聞而異之以為侯與廣文之用心皆所以奉

天道之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自他蹊者悉名徼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畯操觚而進付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得容心於其間予嘗謂今世惟科舉一事為有天道行焉士修於家試於鄉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為貢士計者積倉裹糧共其道路先事而為之備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是心也豈復有内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皆所以奉天

道之不及者也是宜書且夫取士於天下將以為天下用人之常情其窮也不為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簞食豆羮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郡國上其賢能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直走行都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已也大是邪也者世修歐周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微有頼焉盖亦可書也已是莊創始於尚書胡公槻隷於學者

米二千二百斛有竒前丞相葉公夢鼎為郡增六百三十斛有竒前教官黄君愷伯增一千三百六十斛有竒前趙侯與槝增四百一十斛有竒自二教創後施君郁鄭君師臯增二百五十斛有竒合今所增通為米六千一百斛有竒以學諭提㸃莊事劉少南張畝子云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空吉為州凡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一

也方千里之國未易為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為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老傳說以為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别駕被旨攝廬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南宫獄空二字勒諸珉以詒不朽洎來吉摹本遍付諸獄不二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之為長民者一念之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百餘年兩見之事可謂稀濶而其

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之絶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為政寛允嘗平反死事二法應賞君不自以為功當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賞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自以為不寃獄空遂為常君書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竒獄空之事其二在考内其一在候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幾人得闕而來受替而去其間可紀之盛百餘年僅僅而見今君受任三考已能配此

曠絶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事可謂無愧矣此而不書後將何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觀之自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日以散惟成康時曰刑措不式漢文時幾至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歸獄之事人以為奇蓋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不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人得國而為之持之以道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效驗近卜於期月三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既如

此其難而區區空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耶雖然由君之事則百餘年閒職業之可書曾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爲之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予所以初爲世道感而以其尚可爲者深幸也嗚呼君其毋以自足哉君姓洪名松龍巖陵人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宫焉辛酉之

春予登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作梓潼
君祠邀余為字曰元皇之殿既為從事六月殿成以書
諗曰役之初興君實来辱為之書請卒記之邑為吉上
游山川清拔民秀而文天聖以来髙科昂昂出有位至
侍從以忠直自奮尚論文獻者歸焉維郴實接壤桴鼓
數震令初至適江上有警郴寇益乘以譟周旋軍旅不
得以閒事平令謂吾輩為禮義邑雖倥偬不容不為俗
化地况少須暇乎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黨之士獨無

所敬祀會賔興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歳大比試者以文進將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予奪於形聲之表者盖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為行為上文次之神所校一是法合此者陟違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莽為風塵惟神元命實始吳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跡多著此固士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懼議遂决予

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人一動之微必有神明焉得其情於幽隱易肆之地兹其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貴進士科士以得失為病自元皇廟食於是始有司桂籍之説化書所謂九十四化變遷推移曠千百歲雖渉於不可測知然神生為忠臣孝子殁為天皇真人取士本末實昉於人心義理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誣矣其在祭

法苟有以明民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緇黄之宫之埒邑有先民典型大冠逢掖爭志策厲為臣止忠為子止孝此其内心固油然不自已而況髙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拔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信之人令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關繫豈曰以區區科目望其人而恵徼福於神之一顧哉祠翼殿以廡丹垩具鐘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費錢七十萬有竒

十萬為令俸餘裒多迄於城觀下古曰龍頭里因其名為坊扁額校書郎姚君勉筆也令方為遠者計廉用積餘市田以奉祠事繼令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斁令陳氏名昇三山人初攝事繼辟令任云

文山觀大水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盡一嶺為松江亭亭接堤二十尺盡處為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為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為銀灣臨

江最髙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峰之間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峰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濵江一直之大槩也戊辰歳余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葢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吾里之士以太學試羣走京師惟孫子安未甞往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畫其聲如疾風暴雷轟豗震蕩而不可禦臨

岸側目不得往視而隅江之秋畦菜隴悉為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為洲洲故垤然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跛曳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萬夫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體堂堂前石林立舊浮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

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為觀瀾之絕奇矣坐亭上相與諧謔賦唐律一章縱其體狀期盡其氣力以庶幾其萬一余曰風雨移三峽雷霆劈兩山伯揚曰雷霆真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天驟雪駿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有會於其中輒拍手捋鬚捧腹頓足笑絕欲倒盖有淵明之琴趣焉倚闌踰時詭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乃令

車馬從後四人攜手徐步而出及家而耳目肱顫手足

飛動形神不自寧者久之他日予讀蘭亭記見其感物

興懷一欣一戚隨時變遷余最愛其說客曰羲之信非

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得喪皆有足樂蓋於其心而

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其前欣於後則忘其今前非有

餘後非不足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

而悲而動心於俯仰之間哉予憮然有間自予得此山

予之所欣日新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

日所遇霄壤間萬物無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過者化巳不可追紀予意夫後之所欣者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故忽起奮筆乘興而為之記具諗同遊者發一噱

鄒文叔垂芳堂記

吾鄉上游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年益公取以補廬陵圖志木濵水如老蛟夭矯有騰驤怒起之勢咸淳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水而飛

又二年秋有蓮一蔕雙華出於文叔北窗下苔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乾淳間鄒氏始享有其瑞予聞長者一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並根既實且蕃實生來仍令文叔之庭二李競爽兩孫端美天將昌之其殆視同穎兩岐絪緼坱圠而未有已乎文叔喜而命予題其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於太虛僅同毛髮而鄂不韡韡兄弟之親小雅所爲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予旦夕尚徘徊斯堂爲君賡棠棣之一章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南闤闠景定庚午燬於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垂成而去某為君代相遇於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於祠意閔閔焉予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塈未畢像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為之記某至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諗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為郡號江西道

院然在汴京盛時為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間郡去今行在所為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槩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

黨緣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泰乃獨請嶺南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邪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顔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錙銖之利曾不以為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潁濵杜門却掃不慼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為一集與疇昔道山羣賢文字之樂撫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疎遠累其心哉夫擯斥疎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儌

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歷蘇公用於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姦用事廢名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凛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與縣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縣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與詩曰髙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以欲記斯堂之意卋於先正

無能為役

建昌軍青雲莊記

大農簿趙侯守盱之明年建青雲莊成侯旦夕受代行矣移書請記於廬陵文某曰大江以西縉紳衣冠盱為盛盱賓興薦士三十七江山竒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庠邑有莊皆以貢士名貢鹿鳴與計偕者僕馬道路而無虞矣則後自念士方奏名待對皇帝王伯之規模造端發軔如火始然柰何以旅瑣瑣病寒畯乎㑹南

豐有寺曰安禪燬於寇田若干無所於屬於是復其租稅爲屋四楹乃積乃倉於寺之廢址命曰青雲莊鐵穀有司三歲一會凡盱之試御前者贐各有差所爲厚士於方來蓋庶幾焉其復於侯曰自異學興緇黃之宮徧天下其徒蠶食阡陌相望有志之士嘗欲磨以歲月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田利益之私非惟無救於敝更張之侯也炳然大觀右儒而左釋剖其膏腴移彼於此正合前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者矣孟子曰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夫浩然者際天地而常存不假外物而為消長士豈以侯為浼巳哉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釋者曰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百朋得祿多也小雅之序菁菁者美其育材變小雅之次菁菁者傷其廢禮以君師在上取其長育人材者禮如何其廢之㓕諸侯奉天子命守土有國士賢者能者悉上送春官勸駕續食固其所也侯推廣國家樂育之意知盡禮而已與之者非以為恩受之者豈以為不屑哉莊生

論鵬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本放曠者寓言自隋唐以來世人尊異科第若青雲者放之而為之辭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為瞻望不可企及乃其憂責之始士之於一旦豈真以發身為汗漫乎哉易之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士待對時也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士澤物時也侯誠有望於人物有意於世道有以為需之飲食侯事也撫以為屯之經綸士責也侯不負士士亦不負侯是為不負所學不負天子侯

名孟適董莊事者前通判臨江軍曾君稹新袁州萬載縣主學徐公應午貢士庫名存而實湮以白金二十鎰補其籍改庫為田以利久遠其出內則隸是云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郡所在祠先賢之為守者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下君子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闡其風為之興起尸而祝之不謀同辭識者於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參知政事贈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抃歷事仁宗英宗神

宗以忠亮純直為時名臣公嘗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簡易寛不為弛嚴不為殘使在漢氏課功第能當不在循吏下抑公所為大過人者不啻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内騷動廷臣唯諾趨走莫敢後先獨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鎮唐質肅介頡頏爭論不少假借至上疏言財利於事為輕民心得失為重不罷青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卒去位小人相繼用事濁亂天經蘖芽禍根荆舒之罪穢汙簡册如有一

介臣斷斷兮無他技中原遺老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憤追想猶凜凜有生氣嗚呼此其所謂大節關係於世道治亂升降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大宗丞番陽李侯雷應以公嘗辱為是邦始至訪公祠所在郡治故有祠與濂溪並自濂溪移祀於學前守陳公宗禮始建公廟於城之東偏歲時妥侑習為故常屋敝且壓神不顧享侯慨然曰是不可憚改會歲豐人和庭無徵發於是棟楹欄檻之腐敗撓折者甃甓丹艧之踈漏漶漫

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禮者所費儉約一日新美又更為之門俯臨大衢非徒侈觀使過者欲恭焉明年夏五落成侯時已除湘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屬某記之某惟吏道苟且逐末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裁於世侯得之見聞獨能尊事文獻景行先哲風示邦人以繹教思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距今二百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貢臺公所創也公之事遠矣而其山川猶有衣被其餘者贛人之思之曰公生而德澤在吾土公

之賜也公死而典刑在吾土公之賜也嗚呼公之在熙甯也當時小人號為得志富貴澌盡終歸無有贛何地也而公祠在焉後公而為贛者相望亦豈無可以繫去思者而公之祠巋然靈光何其懿也嗚呼士大夫之於當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贛興國縣夫子廟在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来游來歌被服儒雅東二百里曰衣錦鄉其民生長斗絕

險遲或為龍蛇瀆於邦經有司黽勉以惠文從事咸淳八年宣教郎臨川何時來為宰憫然曰使人不可化則性命之道熄矣顧邑校曠越不克施乃夏四月即其地得山川之勝議建書院以風來學召其豪長率勵執事堂庭畢設講肄有位彙試館下錄為生員凡二十八人又拔其望四人為之長冬十月令率諸生以牲幣薦於先聖先師樽俎旗章等威孔嚴環觀愕眙屏息肸蠁老婦子轉相傳呼然後翕然以儒者為重令曰吾教可

行矣䖏命胥正秩其比伍家使有塾人使有師如黨庠術序之意置進學日記令躬課其凡督以瘝怠又上諸府改其鄉曰儒學植之風聲於是大山長谷人是用勸咸願進嚮文事率由訓程傳曰天地之道浸言化以漸也風俗之積累千百年而令一朝變之固若是速與恭惟國家五星聚奎實開文明皇祖制詔天下州縣立學所在表章儒先復創書院三代以下斯文彬彬焉先民有言地氣自北而南粤從衣冠正朔啓我吳會自江以

南悉為鄒魯今也遐荒陋僻沐浴教思王澤之滲漉日深地氣之推移日至豈偶然哉予於今為同年進士適守是州令奉天子明訓以字民為職能廣學宣化不辱威命將上其事於朝復諗諸生曰昔有文翁興學於蜀受業博士時則張叔學官子弟畏而懷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諸生之長諗之曰昔有文公設教於潮潮人趙德以士見招維文與行倡於齊民其則不遠德哉若人諸生拱而前曰某等幸生明世師帥不鄙夸俾獲

有開雖不敏敢不受教請刻諸石以詔百世書院之制前為燕居直以杏壇旁為堂左先賢祠祠後為直舍縿齋以廡臨溪為門堂名絜矩齋名篤志求敏明辨主善率性成德其門總曰安湖書院

府社倉記　黄震

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論者臨川縣李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為倡將成社

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可慕也社倉之弊之可慮也余前歲丞廬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輾轉侵漁而社倉或無甔石之儲其法以十户為率一户逃亡九户賠補逃者愈衆賠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為之請於朝曰法出於堯舜尚變通法立於三代須損益

使法本於先儒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先儒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之既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為之請於朝曰朱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濟民王荆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孝宗皇帝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䝉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竭平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

田六百畝承代人户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事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余親歷於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閞其弊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倚美名以牟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為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與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

以為思索時或以為怨憾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答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為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為記及閱實其始末盡一家自為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於官不鳩眾於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為溥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

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為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

修吉安府廳記　王炎午

吉為江右望郡公廨又諸侯所以承流宣化之地士民所以瞻仰聽政之處非遊觀讌集之所比也廢則建敝則修理之常也郡侯某公近覩廳堂吏舍敝壞當修於

是謀之同寅捐俸以倡官吏翕然從之亦願助焉踰月郡治一新民之觀政者見其新而不知有是役也官吏請於公曰是不可以無記公以屬其郡民前太學進士王炎干辭不獲命則言於衆曰修公廨常事也不記可公廨修而民不知不記不可修公廨以民不知而記所以警後之修公廨而擾民者吾於公之修郡治得為政之理焉得愛民之心焉黄霸之為潁川守也曰治道去泰甚夫泰固不可甚尤不可因其敝而不修謂之泰撤

而新之以為民擾謂之甚霸之為政惟去泰與甚此事
立而不擾所以為漢循吏之最也公廨之敝謹畏者不
敢修闒茸者不欲修曰官滿且去矣其安作為己計者
往往因一椽一柱之壞而毀及一室毀及一室則害及
萬家矣初議修郡廨也官吏咸欲新之公曰屋未傾何
用撤漏者補之壞者易之是宜修盡撤則吏敝而民勞
衆曰然於是屋不盡撤而一新郡之民拜公之賜何如
也曾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

子稱其言必有中蓋改作則不免厲民仍舊貫則費約而民不病僖公修閟宫修泮宫春秋不書而新作南門則書豈非修則為常事作則為大役故聖人謹書之聖人之重民力如此安得不深有取於閔子之言哉今公之用意合於閔子不戾於春秋君子學道則愛人其知學道者與且郡廪歲一修吏得為姦公罷之上徽經匣必艘轉逮下户公自造之府胥常持不法檄下州縣公首禁之驛馬户若點差秖待之職常賄免公定籍以次

充省檄委公吏馬户之貧乏者籍可得竒貨公一無所取不一二日名巳上皆其初政之可稱者余故併記之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六